



# 非遺新韻 1

方寸花鈕，綴於衣襟開合之間，既是聯結衣袂的精巧構件，亦是東方審美的含蓄密鑰。它鎖合衣衫、區隔肌膚與俗世，劃分私人疆域與外部世界，以一枚小小盤扣，收束起東方人藏而不露的溫婉與矜持。從結繩繫衣的質樸雛形，歷經千年工藝變遷，花鈕已成為承載吉祥寓意和民族審美的服飾藝術。

在時代更迭與產業變革中，這門手藝幾經起落，儘管2014年隨長衫列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然而據業內人士介紹，「因行業歷史資料嚴重缺失，無產量、流程、傳承脈絡的系統記錄，花鈕目前仍是13項非遺工藝中研究最成熟的項目。」面對困境，從業者銳意傳承和創新，但新舊之間始終存在拉扯。大公報記者採訪老中青三代花鈕匠人，藉由他們各自的從藝經歷，看這門手藝在變與不變之間交織輾轉的命運變奏。

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 扣起千載華服溫婉

# 方寸花鈕 與變

## 踽踽前行

花鈕從誕生的那一刻起便是長衫的依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長衫逐漸從主流服裝市場褪去，成衣走向簡約化，手工花鈕行業隨之沒落，從業者銳減。

作為「香港非遺月2026」預熱活動之一，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嶺南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合辦的馬會「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今度聚焦花鈕製作技藝，但翻來找去，全港能夠系統教學的傳統花鈕師傅竟僅浦明華一人。工作坊授課當天，徒弟周樂思穿一件花鈕圖案十分別致的長衫，而浦明華只着簡單的長衣長褲出現。當她一雙柔軟的手拿起布條幾下功夫整好一隻花鈕時，傳統匠人的風韻就在抬手運指間畢現。

### 傳承有序 脈絡單薄

如今花鈕的傳承是個大問題，浦明華自然清楚，年過七十仍教學不輟，已是她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十三歲師從資深華服盤扣師傅，浦明華巧手製作了無數精美的花鈕，小件大概半個鐘，大件製作可能要兩到三個小時，這門手藝讓她能夠生活、得以養家。「當時居家製作花鈕，定時會有人來收，主要向四海、萬邦綢緞等商行供貨。」浦明華說，直到後來長衫沒落，花鈕沒了生意，她才漸漸轉向以授課為生，並將技藝傳承下去。

周樂思是經人介紹後拜師浦明華的。最初周樂思因在市場上買不到自己心儀的長衫，便拜師學長衫技藝，後又為「自給自足」開始學習花鈕製作。她創立「樂思手工製」，追求材料、圖案的創新，將不織布等兒童手工材料融入花鈕工藝，並大膽創作骷髏、內臟等非傳統、個性化題材，呈現全新的視覺效果。

浦明華樂見周樂思對花鈕的想法和改變，她只有一個原則，製條的方式不能變。教學現場，浦明華拿着她的材料包——一個使用痕跡明顯的粉色筆袋，掏出裏面的花鈕製作材料，以布料為基礎，上漿糊、燙硬、開布條、包銅線、再上漿、然後燙光，完成花鈕的製條。浦明華說這就是花鈕製作的靈魂：花條、用途、搭配在今天都可以自由發揮，但製條是不可創新、不可改動的花鈕成形的基礎。

周樂思承師道，在花鈕製作創新過程中，萬變不離其宗，主張技法的傳統。儘管香港花鈕如今傳承脈絡單薄，「但師承卻清晰，技藝從未中斷。」講到這裏周樂思難掩

驕傲——香港是花鈕傳承難得的保留好脈絡的地區。

### 高端定製 + 發展文創

匠人對傳統的堅持令人感動，但回顧花鈕發展歷史，卻發現這被視為靈魂的「製條」，本身就是創新的產物。香港花鈕承自民國海派旗袍工藝，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興起，發展中嵌入了細銅絲這一舶來之物——在銅絲支撐下，花鈕得以塑形精準、線條利落，這樣的花鈕，相較於以針線造型的內地傳統花鈕，工藝更加簡潔，樣式卻十分有型，在數十年間深受海峽兩岸及國際市場歡迎。

現場學生中，有位內地背景的長衫設計師。她十分欣賞香港花鈕工藝，在港學習多時並定居，這種師承脈絡的清晰尤其吸引她，「在香港，六十年前做花鈕用的是這些東西，六十年後用的還是這些東西。這和內地完全不同。」

技法之外，周樂思還一直在為品牌做花鈕的高端定製。她提到，香港花鈕在商業模式方面保留了晚清以來量身定製的模式。但是如今的訂單已經很少了，算不得產業。

這樣傳承雖有序，脈絡卻單薄的現狀，無法迴避。周樂思指指一算，「如今香港還活躍的花鈕工藝師，包括師傅（浦明華）在內，我能想到的可能就五個人，且都是兼職，現在是沒辦法靠花鈕全職養家的。」

靠幾個匠人既無法支撐產業的廣度，也難以支撐行業的高度。行業整體情況冷淡，商業訂單少，周樂思自己手上的訂單常常全年不足十對。反而是傳承脈絡在工業化衝擊下逐漸模糊的內地花鈕工藝，在大生產中又獲新的生機，「香港花鈕現在已經沒什麼零售的概念了，幾乎都是定製。市場上看到的零售花鈕，通常是內地生產的。」面對人工等成本居高不下、相較於內地缺乏價格優勢、無法走量產路線的現下情況，周樂思認為，未來香港花鈕只能繼續走高端定製與手藝教學兩條路線，同時可以考慮發展文創飾品，在高端定製與文創紀念品之間探尋新的生機。



▲花鈕已成為承載吉祥寓意和民族審美的服飾藝術。



▲香港花鈕傳承自民國海派旗袍工藝，製條時嵌入細銅絲以塑形精準。



▲花鈕多以傳統文化為製作內容。



▲花鈕師傅浦明華（右）與徒弟周樂思。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 傳統工藝融入 Lolita 服飾

### 開枝散葉

「傳·創」非遺教育計劃今年5月中旬在香港藝術學院舉行，工作坊由七十多歲的花鈕工藝師浦明華和徒弟周樂思一同授課，四位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生在現場認真學習，未來她們四人還要到校園將所學花鈕課程教給香港中學生，以推動非遺技藝的推廣與傳承。

當天四位背景各異的學員圍坐方桌前，聽浦明華講課。陳秋慧是擁有內地背景的長衫設計師，希望能夠系統地學習花鈕製作，豐富長衫的造型。陳秋慧會使用長衫的碎布來製作花鈕，讓服飾的視覺整體上更加完整。她認為，香港花鈕更多依賴經驗與手感，工藝體系完整，具備獨特優勢。在花鈕的內容選材上，陳秋慧創作了梅蘭竹菊四君子的大鈕，延伸吉祥寓意，造型典雅有古意。她2022年從內地離職來港學習長衫製作，移居香港後開設長衫品牌門店。

當天一身長衫打扮看上去十分嫵靜的學員沈思豫，是時裝設計畢業生，家裏有長衫生意，她希望通過本次的工作坊，學習更多傳統工藝，幫助自己的服裝設計。

另一位馬來西亞籍的傳統剪紙傳承人馬飛揚則擁有十餘年家族剪紙技藝傳承經驗，他熱愛手工與有溫度的傳統創作，認為花鈕與剪紙相通，都是以簡單工具、線條承載祝福與文化內涵。他十分期待學成後進入中學授課，助力手藝傳承。身著 Lolita 服飾的余雅婷，與非遺技藝頗有淵源：太婆做過花鈕，公公做花牌製作，婆婆會做布鞋，她希望能延續這樣的文化傳承，計劃將花鈕用於中華風 Lolita 服飾，令 Lolita 服飾中也能呈現中國原創傳統工藝。



▲「傳·創」非遺教育計劃旨在推動非遺技藝的推廣與傳承。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



### 材料與工具

**布料：**  
與長衫／旗袍滾邊同色的緞面、棉布或絲綢，斜紋裁條（45°斜裁，約2cm寬）。

**輔料：**  
細銅絲（塑形）、漿糊／白膠、蠟線、手針、珠飾（點綴）。

**工具：**  
熨斗、頂針、小鑷子、畫粉、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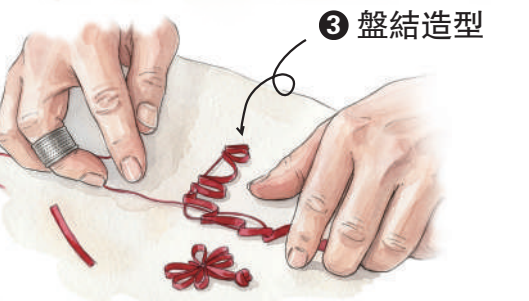
### 製作流程

#### 1 裁斜條 + 製鈕襟條

#### 2 上漿燙硬



#### 3 盤結造型



#### 4 乾燥定形 + 修飾



#### 5 縫合到衣物



▲▲「傳·創」非遺教育計劃工作坊學生作品。

## 傳統服飾興起 帶來市場潛力

### 各具優勢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花鈕在內地發展情況，相對香港有着奇妙的轉變。如今打開淘寶，搜索中式盤扣，不僅有花樣各異、價格低廉的成品花鈕可以選擇，連製作花鈕的滾邊布條這樣的DIY材料，都有幾萬的銷量。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成衣工業化與審美簡約化席捲全球，服裝產業迎來顛覆性變革，香港的花鈕在這次巨變中失落，未能成功轉型；而內地花鈕則進入工廠，花鈕工藝被分解成一個一個的製作步驟。

這導致的後果之一是花鈕在內地目前的師承比較模糊，難以溯源，「工廠裏不同工人負責不同的花鈕製作工序，使得內地花鈕製作工藝的技法被碎片化，如今再尋源頭亦已模糊。」周樂思說。但行業卻因此保存下來，低廉成本帶來的市場在這些年裏伴隨漢服、新中式等傳統文化的興起，令花鈕再度進入人們的時裝日常。